

诗话屡作而屡失，今老矣，复何心哉！惟是工匪良而心独苦，薄有甘苦得失，无以质之当世，鼠璞终未分，鸡肋又可惜也。初从朱竹先生游，值友人顾侠君《笺洋昌黎诗集》新出，凡宋人有说皆收之，用力勤矣。而诸说於昌黎身世，多有不合。少年率尔，遂贸贸指摘於先生前，先生不责而喜之，且怂恿通考，以为异日成书。此余为《韩诗编年笺注》所自始也。既而览唐诗，又有诗话，未及成而以事入都，先生亦归道山矣。无所就正，苍黄行李中，遂弃去不遑顾。

康熙末，留都下者十年，诸翰苑之初为布衣交者，不时过从，谈诗为事。汪武曹、何屺瞻不甚为诗，而特许语有根柢。末契少年舒张编修子展一一录之，以为《梁园诗话》。梁园者，水木清华，余寓居也。及雍正初南归，汪、何已先歿，舒亦旋以讦闻，不复知所录犹在人间否也？

南归舟过扬州，表弟程编修午桥留笺注李义山集。一日，宜田侄来自金陵，一见而立成《语言》一律，已觉老成，又出其古近体十数篇，尤佳。余惊喜过望，深谈数日，辞归，遂於江舟中记一小册，余不知也。历久为儿子所有，始见之。王武子竟以痴叔为不痴耶？门内个中，文望溪而诗此子矣。後以徵辟起，从相国鄂公视河，又一遇之，为诵前军中五律十数首。时余卧矣，闻至“马嚼冰连铁，狼奔雪带沙”，“辨面戈攒火，开关钥坠霜”等句，不觉决然起，拍其肩背：“子欲搞高、岑塞上作，直入杜《秦州杂诗》耶！”久之累官直臬，奉使阅兵，便道故乡，一宿去，不及言诗。官直藩，余送儿子入监肄业，道病热，迂折至保定休养，得家书，以事而返，遂无商略风雅事。逮其秉节钺，抚浙江，督直隶，凡通显者故学多废，而书来省问外，辄复言诗。其《次京口不得拜先陇》七律，有云：“舟边鹤过山沉月，江上乌啼夜有霜。”情致独绝。後又寄《三世诗刻》、《述本堂集》属余笔读，余方有《汉书辨注》、《世说考义》、《家塾恒言》诸小著述，兼卢雅雨使君为刻《韩诗笺注》垂成，零星样本，寄本正讹，未遑答也。今杂著已成，而诗话之屡作屡失者，犹有宜田小册子在。见猎心善，程子且不免，而况小子，因复理而出之。凡前人所有者，不敢剿说，不敢雷同，惟吐胸中之片知只解，而宜田之有当余心者，入之以为一家言。

诗屡变而至唐，变止矣，格局备，音节谐，界画定，时俗准。今日学诗，惟有学唐。唐诗亦有变，今日学唐，惟当学杜；元微之断之於前，王半山言之於後，不易之论矣。然其规模鸿远，如周公之建置六官，体国经野；又如大

禹之会同四海，则壤成赋，後学能骤窥耶？登高自卑，宜先求其次者，以为日渐之德。五古五律先求王、孟、韦、柳，七古歌行先求元、白、张、王，庶有次第。王荆公以为先从李义山入，似谓七律，然亦初学所不易求。其文太繁缚，反恐五色乱目，五声乱聪也。

余家传诗法多宗老杜。明初，先断事公殉建文之难，有绝命词五律二首，所谓“死岂论官卑”者，已是杜《初达行在》之沉痛。至先太仆公好为七律，全得《秋兴八首》之鸿音壮采。先宫詹公又集学杜之大成，晚而批杜，章法、句法、字法皆有指授。小子才薄力弱，不能专宗，老而自伤，终莫能一。望溪兄、宜田侄实确守之，兄以文胜而诗居功半，今藏於家；侄则表见於世矣。

古体皆有平仄，但非律体一定，无谱可言，惟熟读深思，乃自得之。赵秋谷宫坊笑人古诗不谐，不谐则读不便串，古有此蹇涩无宫商之古诗乎？一篇之中，又当间用对句，李天生太史言之。对乃健举，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“胡马嘶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是也。余推而求之，七古亦多，歌行尤甚。至若杜、韩二家，有通篇对待者，益见力量。

七古音节，李承六朝，杜逆汉、韩旁取《柏梁》、《黄庭》。譬之曲子，李南曲，杜、韩北曲。元、白又转而南曲，日趋於熟，亦宜略变。然歌行终以此为圆美，吹竹弹丝，娇喉宛转，毕竟胜雷大使舞。

换韵，老杜甚少，往往一韵到底。太白则多，句数必匀，匀则不缓不迫，读之流利。元、白歌行，或一韵即换，未免气促，今读熟不觉耳。吾辈终当布置均平。

叶韵必不可用。不得其唇吻喉舌清浊高下，而惟韵书之附见者是从，徒见窘迫。於本韵中不得已而丐才奢以便棘手，曾何合於自然之古音乎？李间有之，杜则绝无，昌黎惟用之於四言。四言宜也，是仿《三百篇》。若他体用之，则龟兹王驴非驴、马非马矣。

通韵亦不可依。今韵注者，如一东通二冬，冬之半耳，钟字以下则不通。《广韵》依古另为三钟，後每部一一分署；今上下平各十五部，乃後人所并耳。作古诗当以《广韵》为主。

通五古耳，七古不通。昔在京言之，馆阁诸君问所依据，余举杜以例其馀。遍寻杜集，果然惟《忆昔》七古二首中通一二字，或偶误耳。七古之通自东坡始，人利其宽而钜公以自便耳。

昌黎五古通韵有滥常格之外者，欧阳子不求其故而臆说之，不可为读书法也。余考得《史记龟传》“乃刑白雉，及与骊羊”一段，凡二十六韵，杂用东、江、阳、庚、青、元、寒、先、真诸部，此韩之所本也。详在《韩笺》，不复具。

古乐府必不可仿。李太白虽用其题，已自用意。杜则自为新题，自为新语；元、白、张、王因之。明末好袭之以为复古，腐烂不堪，臭厥载矣。李西涯虽间有可取，亦可不必。杜句“衣冠与世同”，可作诗诀。

唐之创律诗也，五言犹承齐、梁格诗而整饬其音调，七言则沈、宋新裁。其体最时，其格最下，然却最难，尺幅窄而束缚紧也。能不受其画地湿薪者，惟有老杜，法度整严而又宽舒，音容郁丽而又大雅，律之全体大用，金科玉律也。但初学不能骤得，且求唐人之次者以为导引。如白香山之疏以达，刘梦得之圆以闳，李义山之刻至，温飞卿之轻俊，此亦杜之四科也。宜田册子中未举香山，而言二刘，一长卿也。然长卿起结多有不逮。

大历十子一派，言律者推为极则。然名上驷而实下乘，状貌端严似且胜杜，究之枯木朽株，装素佛、老耳。望之俨然，即之无气，安得如杜之千秋下犹凛凛有生气耶！

五排六韵八韵，试帖功令耳。广而数十韵百韵，老杜作而元、白述。然老杜以五古之法行之，有峰峦，有波磔，如长江万里，鼓行中流，未几而九子出矣，又未几而五老来矣。元、白但平流徐进，案之不过拓开八句之起结项腹以为功，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耳。其长处铺陈足，而气亦足以副之，初学为宜。李义山五排在集中为第一，是乃学杜，虽峰峦波磔亦少，而非百韵长篇，其亦可也。

七排似起自老杜，此体尤难，过劲荡又不是律，过软款又不是排，与五排不同，句长气难贯也。

王新城教人少作长篇，恐其伤气，是也。然杜、韩二家独好长篇，学者诚熟诵上口，如悬河泄水，久之理足乎中而气昌於外，亦莫能自禁。余与望溪兄五古所谓“大李杜韩，小王孟柳”，言气势也。

韩昌黎受刘贡父“以文为诗”之谤，所见亦是。但长篇大作，不知不觉，自入文体。汉之《卢江小吏》已传体矣，杜之《北征》序体，《八哀》状体，白之《游悟真寺》记体，张籍《祭退之》竟祭文体，而韩之《南山》又赋体，《与崔立之》又书体。他家尚多，不及遍举，安得同短篇结构乎？

长篇以杜为最，案之是读得《风》之《东山》、《七月》、“氓之蚩蚩”、“习习谷风”以及《雅》之“厥初生民”、“皇矣上帝”诸篇烂熟，得其远近兼收，钜细毕集。韩得其细碎以求逸致，如《史》之射虎、牧羝而止。

韩诗不可专学。东坡云：“退之仙人也，游戏於斯文。”游戏三昧，何可易言？香山寄韩诗云：“户大嫌甜酒，才高笑小诗。”毕竟是高才而後能戏，亦始可戏。要之还要博学，博学不是獭祭，獭祭终有痕迹。手不释卷，日就月将，不待招呼而百灵奔赴矣。余家不蓄类书，不蓄《韵府》，刚制於己，使

无可以望救，亦是一法。

《陆浑山火》诗不过秋烧耳，遂曼衍诡譎，说得上九霄而下九幽。玩结句自为一炙手可热之权门发，然终未考得其人。以诗而言，亦游戏已甚矣，但艺苑中亦不可少此一种瑰宝。先宫詹为门生子侄之为翰林者，选《玉堂诗脍》一书，又取《董生行》一首，而此诗亦不遗，却不加点，似默喻以审乎才学，以为取舍。

徐文长有云：“高、岑、王、孟固布帛菽粟，韩愈、孟郊、卢仝、李贺却是龙肝凤髓，能舍之耶？”此言当王、李盛行之时，真如清夜闻晨钟矣。余尝因此言，而效梁人锺嵘《诗品》，为四家品藻：韩如出土鼎彝，土花剥蚀，青绿斑斓；孟如海外奇南，枯槁根株，幽香缘结；卢如脱砂灵璧，不假追琢，秀润天成；李如起网珊瑚，临风欲老，映日澄鲜。此无关于专论大端之诗话，聊及之以资谈柄。

七律八句，五六最难，此腹耳。腹怕枵，一枵则《孟》之陈仲子，《庄》之子桑户，有匍匐耳，尚何助於四体之手舞足蹈哉！何以充之？要跳出局外，以求理足，又盍入局中，以使气昌，是在熟诵工夫。

第七句又难，此尾耳。尾要掉，不掉则如弃甲曳兵而走，安能使落句善刀而藏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哉！何以掉之？要思鹰转尾，翔而後集。八句是集，七句要翔。

宫詹公尝问人：“汝辈作诗，今从何句作起？”此佛门棒喝。盖料皆先有项联，而後装头，此则非头矣。内而血脉，外而肢骸，全系乎首以领之，可不贯冒，可不自然耶？故必先得起句，却又非下笔即得之滑句。

押韵未有不取易者，如东韵之“中”，支韵之“诗”，灰韵之“来”，庚韵之“情”，皆似易而实难，往往如柳絮漂池，风又引去，须当如舂人下杵，脚脚著实。宜田尝举杜“江从灌口来”，晚唐人“巴蜀雪消春水来”，以一“来”字见万里险急排荡之势。太白“落日故人情”，老杜“因见古人情”，以实字写虚神，有点晴欲飞之妙。又如义山“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，东坡“春在先生杖履中”，“时”字、“中”字皆有力。引证甚当，足解人颐。

古人用韵之不可解者，唐李贺，元萨都刺，近体皆古韵，今昔无议之者，特记之邂逅解人。

比兴率依《国风》之花木草，《楚辞》之美人香草止耳。愚意兼之以《周易》彖爻，《太玄》离测，尤足以广人思路。

余尝觉文格前一代高一代，文心後一代进一代。香山云：“诗到元和体变新。”岂元和前腐臭耶？但日益求新耳。老杜自喜有云：“每於百僚上，猥诵佳句新。”然又云：“赋诗新句稳，不觉自长吟。”则新必须稳。宜田册子中

有言不可求冷癖事，不可用作态句，此便隐射著求新而不稳者。

宜田又云：“意有专注，迹涉趋逗，亦见丑态。”旨哉言乎！就无学无才而好和险韵者观之，每於上文早谋安顿，便是趋逗，便是丑态。

宜田册子中，又有其别後自记者云：“诗有不必言悲而自悲者，如‘天清木叶闻’，‘秋^ハ醒更闻’之类，觉填注之为赘。有不必言景而景自呈者，如‘江山有巴蜀’，‘花下复清晨’之类，觉刻画之为劳。”

又云：“《三百篇》之五言，如‘艳妻煽方处’，句眼在‘煽’字，此少陵字法之祖。”余尝喜《考工记》每有一字而曲尽物理物情者，安得与宜田覩面缕指而共论之。

又云：“少陵《梦李白》诗，童而习之矣。及自作梦友诗，始益恍然於少陵语语是梦，非忆非怀。乃知读古人诗文以为能解，尚有欠体认者在。”

又云：“句法要分律绝。余尝为舟行诗，起句‘几层轻浪几层风’，自谓是绝句语，不合入律。”宜田此见，鞭心入微。

又云：“余尝举宫詹公批杜有云：‘是排句，不是律句。’分别安在？质诸息翁先生，先生曰：‘排句稍劲荡耳。’余曰：‘匪惟是，音节承递间读之，自不可易。’先生曰：‘子论更细。’”

又云：“‘习习谷风，以阴以雨’。妇值风雨而愁叹，是触感生情耳。注云：‘阴阳和而後雨泽降，犹之夫妇和而家道成。’妇人之见，岂暇出此？朱子释经，自应依理立论耳。”其读书得间如此。余亦有经史之探微索隐者，惜不能与之印正。今载在《家塾恒言》中。宜田别论甚多，往往附札子後，再捡续。

老杜晚年七律，有自注时体、吴体、俳谐体。俳谐易知，时体、吴体不解。案之不过稍稍野朴，以“老树著花无丑枝”博趣，而辞气无所分别。当时皆未有此，何自而立名目？又杜所称赏之苏涣，据《唐书》有为“白跣”者，不知即此人否？其诗有古律二十馀首，不知即杜所称殷殷几席者否？其事其人皆不足以深究，其诗非古非律，不知何所据而创之？

晚唐体裁愈广，如杜牧之有五律，结而又结成十句；如义山又有七古似七律音调者，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》是也。

香山有半格诗，分卷著明。昔问之竹先生，亦未了了。意其半是古诗，半是格诗，以诗考之，又不然也。今吴下汪氏新刻本，不得其解，竟削之。然陆放翁七律，以“庄子七篇论，香山半格诗”为对，又必实有其体。

余於七律，取为杜氏四辅者分之，却皆不可专学。四人中刘梦得差可耳，伐毛洗髓不如白，镂金错采不如李，风流自赏不如温，却抄撮三家之长，骨肉亦停匀矣，中边亦俱到矣，不知者几以为可专学矣。然其气浮，其音靡，其

熨贴近俗，其圆美近时，犹之子莫执中，执中无杜之权，亦与如白如李如温各偏一长者何异。

五七绝句，唐亦多变。李青莲、王龙标尚矣，杜独变巧而为拙，变俊而为伧，後惟孟郊法之。然伧中之俊，拙中之巧，亦非王、李辈所有。元、白清婉，宾客同之，小杜飘萧，义山刻至，皆自辟一宗。李贺又辟一宗。惟义山用力过深，似以律为绝，不能学，亦不必学。退之又创新，然而启宋矣。宋七绝多有独胜，王新城《池北偶谈》略采之，又由东坡开导也。

东坡亦未必逼真古人，却是妙绝时人。王荆公、欧阳子、梅都官工夫皆深於坡，而坡亭亭独上。

诗之有齐名者，幸也，亦不幸也。凡事与其同能，不如独胜。若元、白，若张、王，若温、李，若皮、陆，一见如伯谐、仲谐之不可辨，令子产“不同如面”之言或爽然；久对亦自有异，读者不可循名而不责实。张、王、皮、陆，其辨也微，在颦笑动静之间。元、白、温、李，则有显著，如元之《骝马歌》，白或未能；温之《苏武庙》，李恐不及。其无和，亦或不能和耶！

怀古五七律，全首实做，自杜始，刘和州与温、李宗之，遂当为定格。凡项联者，不足观。

温之《苏武庙》结句“空向秋波哭逝川”，“波”字误。既“川”复“波”，涉於侵复。且“波”专言“秋”，亦觉不稳，上有何来路乎？老杜云“赋诗新句稳”，名手有不稳耶？当是“风”字，用汉武帝《秋风辞》，乃非设凑句，乃与通篇之用事实者称。从无推敲及之者，负古人苦心矣。又有诗题《过孔北海墓》，案之是其本朝先辈李北海也，与孔融何与乎？当作“李”。凡唐诗误句、误字、误先後次第者，余辨之批於各集甚多，老而倦勤，不能一一拈出。惟辨义山、辨昌黎已刻全集，世可见之。又批有人从不置喙者，如太白《上€乐》，微之《竞渡》诗，玉川《与马异结交》诗，皆非游谈无根。已载之《家塾恒言》，不重出。

唐诗大集之有後人补遗者，固多误收，正集亦有，如杜之《洗兵马》，王荆公以为伪是也。愚见并《杜鹃》行伪，平拖曼衍，中才所能。若“西川有杜鹃”一首，则是中有波致。又如韩之《和李相公两事》两篇皆伪，以李汉之为诸胥者，尚且误编；而《嘲鼾睡》之五言两篇，又不知其真而不编。各集多有，往往批在本书。新刻《施注苏诗》，顾侠君补遗，其误收者不可枚举，多在北宋人集，何以竟未经目？

李贺集固是教外别传，即其集而观之，却体体皆佳。第四卷多误收。大抵学长吉而不得其幽深孤秀者，所为遂堕恶道。义山多学之，亦皆恶；宋、元学者，又无不恶。长吉之才，佶然以生，瞿然以清，谓之为鬼不必辞，袭之以人

却不得，直是造物异撰。余恒思玉楼之召，初非谩语，不然科名试帖中无处著，尘寰唱和中亦无处著，杜牧一序，义山一传，长爪生可凌€一笑矣。杜牧序中引昌黎诸比拟语，足以为呕出心肝者慰。

孟郊集截然两格，未第以前，单抽一丝，袅绕成章，《太玄经》所谓“红蚕缘於枯桑，其茧不黄”，是其评品。及第後，变而入於昌黎一派，乃妙。且有昌黎所不及，比两人《秋怀》可知也。东坡全目之为苦风味，诚苦矣，得毋有橄榄回味耶？余少不知，老乃咀嚼之。昔闻竹先生称其略去皮毛，孤清骨立。余漫戏云：“宋人说部有妓瘦而不堪，人谓之风流骸骨，孟诗是也。”今愧悔之。

李贺、孟郊五言，造语有似子书者，有似《汉书律历志》者，皆安石碎金。

韩、孟联句，是六朝以来联句所无者，无篇不奇，无韵不险，无出不扼抑人，无对不抵当住，真是国手对局。然而难，若郾城军中与李正封联者，则平正可法。李贺有《昌谷》五古长篇，独作也，而造句与韩、孟《城南联句》同其险阻，无怪退之早已爱之访之矣。然万不可学。

长排隔句对者多，杜有隔两句者尤趣，局易板，联宜变也。又有起对而承接转不对者更活，然有杜，杜亦惟末年有之，总是功夫熟而後可。

杜五七律多有八句全对者，後学兴会所至，偶一为之，不可有心学，恐才小力薄，领不全会不清，收煞不住。

案《饮中八仙歌》是学谢混品目子弟五字韵语，又学《柏梁》七字音调，学古变化当如此。其命题亦自安稳，《新唐书》乃改为《饮八仙人》，语拙。宋祁好变旧文，而不成语者甚多，何怪乎欧公之於列传推之，名为让能而实畏同过也。

偶值春暖花开，思及宋子京得名词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“闹”字亦佳。但词则可用，字太尖。若诗，如老杜“九重春色醉仙桃”，略迹而会神，又追琢，又混成。“醉仙桃”不可解，亦正大必求解。晋人谓王导能作无理事，此亦无理诗也。

宜田论诗，独不喜怪。怪如卢仝，想所屏弃，然未尝怪也。《月蚀诗》，退之小减字句，以为效作而入己集，岂漫然耶！王州斥之为醉人说梦，特州醉梦耳。其诗为元和六年讨王承宗军，政句句有所指，段段有所谓，余详注之於韩集矣。《与马异结交诗》则诚似怪，然耐心求之，大有理在。如《易》之爻词，无所不奇而终归於法。乃慨世风不古，元气不存也。余有细批於其集额。大抵胸有经术而貌为诡词，不然，何至方正如退之，而津津称道一异端之玉川先生哉！

此番诗话，梗概大端，又老多遗忘，缺漏难想。然至末乃有心滥及於卢仝、李贺，岂雅终转奏曲耶？亦奉杜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之指点耳。

诗有似浮而胜精切者，如刘和州《先主庙》，精切矣；刘随州《漂母祠》，无所为切，而神理自不，是为上乘。比之禅，和州北宗，随州南宗。但不可骤得，宜先法精切者，理学家所谓脚踏实地。

有似浅薄而胜刻至者，如《马嵬》，李义山刻至矣；温飞卿浅浅结构，而从容雅过之。比之试帖，温是元，李是魁。用力过猛，毕竟耳红面赤，倘遇赵州和上，必做醒歇歇去。

感怀诗必有点眼处，然有点眼不觉者。如白香山《故衫》七律，点眼在“吴郡”、“杭州”两地名。故衫本不足以作诗，作故衫诗，非古人裘敝履穿之意，盖慨身世耳。斥外以来，已迁忠州，苟邀眷顾，可以召还，乃忠州不已，又转杭州，杭州不已，又转苏州，是则衫为故物，而人亦故物矣。如此推求，乃得诗之神理。

有同一访人不遇而诗格高下迥别者，太白有两五律，前六句全揭起不遇之情以入景，至结一点。一云“语来江色暮，独自下寒烟”，一云“无人知处所，愁倚两三松”，真是天马行空，羚羊挂角，骤学如何能得？若白香山项联“看院留双白鹤，入门惟见一青松”，温飞卿项联“隔竹见笼疑有鹤，卷帘看画静无人”，是则虽平，却易知易能矣。

施诸廊庙之诗，尤宜平易。如《早朝大明宫》，杜之“九重春色醉仙桃”，仙语也，却不如贾至、王维之稳。《敕赐百官樱桃》，亦惟王维合局。後来韩昌黎、张文昌亦有此题一律，则寒俭粗疏，似为长裙高屐，不屑循行逐队者，而宗庙会同，有此五服五章哉！

七律章法，宜田尤善言之。就一首，如刘梦得《西塞山怀古》，白香山所让能，其妙安在？宜田云：“前半专叙孙吴，五句以七字总括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五代，局阵开拓，乃不紧迫。六句始落到西塞山，‘依旧’二字有高峰堕石之捷速。七句落到怀古，‘今逢’二字有居安思危之遥深。八句‘芦荻’是即时景，仍用‘故垒’，终不脱题。此转结一片之法也。到於前半一气呵成，具有山川形势，制胜谋略，因前验後，兴废皆然，下以‘几回’二字轻轻兜满，何其神妙！”

宜田又言：“七律八句，要转结完固，宛转玲珑，句中寓有层叠，乃妙。若是四层，未见圆活，俗语所谓‘死版货’。”

宜田札至：“数年前偶得句云：‘破寺门前野水多。’此七字。”因记赠公有“人烟补断山”之句，亦此五字。所谓好句本在世间，为宜田桥梓拾得，正不必凑泊成篇也。

诗要有理，不是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才为理。一事一物皆有理，看《左传》臧孙达之言“先王昭德塞违者，如昭其文也”之类，皆是说理，可以省悟於诗。杜牧之叙李贺集，种种言其奇妙，而要终之言曰：“稍加以理，奴仆命《骚》可也。”见词虽有馀而理或不足是大病。

诗话总说不尽，杜有绝句多首，元遗山又有多首，皆是说诗，学者当寻绎其中。二公之大言炎炎，胜後人之小言，天壤也。余小言亦且有误，或误人，或误题，直抒胸次而未遑检对，老不耐烦，又无胥钞，一气疾书，掷笔而止。时年八十五矣。